

一、陽明徑

依舊是熟透了的路。車子在爬旋，怒氣的吼聲，喘喘嚙向柏油面；我們都坐在車上看風景，看橫臥在山下的盆地。

角度在轉換，美也在變。那閃過窗眼的山木和青綠，構成一幅立體的述描；好陌生哦！風奏鳴着片片葉，風吹拂在我們歧曲的行徑。

雨不知什麼時候來的，路面濕漉漉的，玻璃窗已點上小水滴，顫動在半山腰。

顫抖地跳下車，那迎面的寒風好刺骨，我們該告勇雨中行，再去那有小瀑布的涼亭；我們擁着寒冷，縮在路邊不前，想好遠好遠的夏日；三三兩兩的遊人已出發了，我們也不必等待。

回首來路，一泓冷清，這是冬的陽明徑。

二、朦朧天

飄渺雨絲仍未住，那邊那小園亭呢？竟披上陌生的面紗，橫鋪其上的綠爬藤已經不見，換上石器的嚴肅，像古代戰場的憑弔，去默立幾許吧！即使是萬物的改變，那也是值得回味的。

小瀑不再小瀑了，新雕裝的人工石已經不自然，且扼殺美感；感覺上，我們不再喜歡它，意識下，却又那麼奇妙地令人回眸多瞧幾眼。

山茶和櫻花大都含苞未放，茶的蓓蕾是玉琢的褐，櫻花的唇有些裂了，仍然那般含蓄，見不到怒放季節的豐艷與莊麗。

噴泉的水柱沖天，又緩了下來；生命的跳躍實驗性地有了見證，我們都深奧地想着，這樣的世態，那裏有若噴水的常溫？我們頹然心瑟瑟的再行幾

斜風細雨

紗帽山

● ● ● 來再夏今定打我

虹 樓

，有幾見方的綠坦地，有幾個初中模樣的學生興趣地跳土風舞，散佈的花叢仍然閉眼在休息。

太陽有時半露着臉，輕吻着雨絲的小嘴；寒風仍然息息吹來，好不膚冷！壓不過的，該是那輕快的音樂加上那羣步伐，有溫暖這山間的意向呢！

看那舞者的欣躍，視線逐漸滑過，自山間的下緣看山下的遠景，好逍遙的感覺。

去陽明瀑的路很濕，雨絲黏着面頰，冷冷的也愉快的；回程上，我們搭坐在那椅形的樹腰，樹梢好高聳，我們都有羽化的感覺。回憶盤旋着每一寸泥土，去夏的高陽却躲了回去；現在再張開的傘天，令人感慨的仍然是時光的速度。

再回到山壁下的小平台時，那羣跳舞的學生已經不見了，不會是禁不住冷吧？我想着這冷天候的效應是具威力的，却看着那伸枝四張的枯木，葉雖然落了，那勁立的姿態雕着一種力量，就是老潛伏在我內心的一種神秘性的感覺；山與我在，我也壯偉不少，就是那氣魄！

最後一瞥，應當展放在花鐘，那麼準確，那麼公式化，我來了幾次山間，都是當它是最後一課上的；若然我的心靈是指針，花鐘是紗帽山的雙眼。

我發覺已深深愛上這山時，我也訂定今夏再來，屆時，山形依舊吧！但願微事少改變，那又會引起我無限的訝意；同時驚奇的，還是山水自己。

瞥向花鐘，朦朧天斜斜地溜了一個角度，下坡去了，又是怎樣的一程陽明徑，再覽一回花鐘的容顏吧，那是這山的心臟。

步花園春。

細雨中，灰灰的這情調像朦朧天，一切澀澀的，祇有那股貫穿山間的寒氣，才是山的消息。

三、花間山間

靠半山壁的休憩小築前有幾張木椅，有小噴泉